

訴苦復仇



印編部 治政區軍冀察晉

二一、七四九一

說 明

一、目前全軍正在進行徹底消滅封建平分土地的教育，並在許多單位中已經展開了訴苦復仇運動。爲使這一運動更普遍深入的開展，無限增強部隊對地主封建階級的仇恨，及進一步激勵打老蔣挖蔣根殺敵復仇的士氣，特編印此教材供各部隊戰士階級教育參考之用。

二、前半訴苦典型材料，可在戰士中組織傳閱、講讀、漫談、討論，這不僅是最實際最具體的階級教育，而且可以收到「以苦引苦」啟發訴苦的效果。後半訴苦教育方法及訴苦經驗，可供開展訴苦運動進行階級教育隨時參考採用。當然任何成功的經驗，任何好的教育方法，都必須與本部隊具體情況相結合，不能硬搬硬套。必須依據本連隊實際情況，靈活運用，並發揚大膽創造。

三、這次搜集的訴苦典型和教育經驗還很草率粗糙，不夠完整，盼望大家提供意見。特別希望各部隊將好的訴苦典型，真實的記錄下來，並隨時研究總結階級教育經驗，供給我們繼續編印這樣教育材料，以應部隊階級教育需要。

晉察冀軍區政治部

十二月二十日

訴
苦
典
型
材
料

訴苦教育經驗與方法

目次

訴苦典型材料

- 一、閻志明苦訴家破人亡……………(一)
- 二、「地主老財的心多狠呀！」……………(三)
- 三、吳占山的血海深仇……………(四)
- 四、苦辣酸甜十七年……………(六)
- 五、吐不完的苦水，訴不盡的冤仇……………(一〇)
- 六、兩代冤仇何時報，立志消滅蔣介石！……………(一二)
- 七、把我的苦告訴給黨……………(一三)
- 八、我要翻透幾輩子的身……………(一六)
- 九、解放戰士郭慶貴訴苦……………(一八)
- 十、王九訴苦……………(二〇)

十一、死不着……

(二三)

十二、邊學義快板訴苦……

(二八)

十三、李老年數算盤……

(三一)

十四、地主與佃戶……

(三二)

十五、說說理……

(三二)

附：農民歌謠……

(三三)

1、大肚子

2、廢料

3、地主是個大臭虫

4、你看草蛋不草蛋

5、想一想

6、蔣管區民謠

7、窮富歌

8、耕者有其田

9、兩隻手

10、搖錢樹

11、磨大刀

12、翻身樂

訴苦教育經驗與方法

一、算細賬……

(三七)

二、機會教育……

(三八)

三、對比教育……

(三九)

四、軍民聯合訴苦

(四〇)

(一) 肖莊二營軍民聯合訴苦

(二) 六十一團組織軍民訴苦

五、戰地訴苦

(四四)

(一) 青滄戰地訴苦

(二) 清風店戰地訴苦

六、控訴蔣介石

(四六)

七、扔髒物

(四七)

八、祭靈宣誓

(四八)

九、參軍宣誓書

(五〇)

十、喝齊心酒、設記仇簿

(五二)

十一、兩個會

(五三)

十二、讀家信

(五四)

十三、貧僱農戰士座談會

(五六)

十四、培養貧僱農骨幹

(五七)

十五、「肖莊」部的訴苦復仇運動

(五九)

十六、接受過去成功經驗，把訴苦復仇運動提高一步

(六五)

一、閻志明苦訴家破人亡

我家住曲陽北老木村，今年十八歲了，我八歲時，家有三畝地，八分園子地，二間半房，七口人，每年打下的糧食，總不够吃。我九歲那年，年景不强，糧食沒打下，我爹想把那八分園子地賣五十來塊錢，闢點吃的，村裡惡霸閻貴林聽說我爹要賣園子地，便硬給二十塊錢把地要了，我娘說了個不字，被他把腦袋打了好幾個血窟窿，當場昏倒在地下，很長時間才換了一口氣，我哥才把她攙回家裏。一家大小抱頭大哭，像死了人吊紙一樣。

我十二歲那年，光景更難過，眼看快過大年，十二月二十九那天，我娘還領着弟妹們去討吃，我和爹坐在家裡，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老財地主不動彈，坐着吃的飽穿的暖，過好年。窮人辛辛苦苦幹了一年，過年還得餓肚子，這個年頭，實在是活够了。」「管他媽的，窮就窮他一輩子吧！」說着眼淚直往下流，當天下午跑到曲陽城，借了老財閻雪品十吊錢，買了點蕎麥麵回來，大年初一吃了一頓蕎麥麵餃子，全家背着吃人的高利貸過了一個年。

我十三歲那年年關，老財閻雪品要賬來了，他說連本帶利共四十吊，我爹算了半天，怎麼也不對，也不敢問是怎樣算的。老財閻雪品要本利一塊還清，我爹給人家跪着，苦苦哀求說：「等一半天，我到別處借借，看看有人買地，把地賣了還給你。大叔！請你稍等幾天，如果你要地，把地給了你也可以。」全家都給他跪着叩頭。他氣也不哼扭頭就走，我爹像放下了吊在心上的一塊石頭一樣，輕快了一些，對我娘說：「今天算挨過了一關了」。沒有半天工夫，誰知老財閻雪品帶來了三四個拿着槍的堵門大罵，我爹出門去說好話，閻雪品指着我爹就罵：「你們這些東西，不給你厲害看，你不知道，來！給我打他狗畜的。」

「用糞又把我爹的腦袋打了五個血窟窿。我娘怕我爹打死了，又不敢去拉，偷偷跑去找我當家大伯，叫他出來給說好的，我當家大伯出來對閻雪品說：「大叔！看我的面子，行行善修修好吧！把他家所有的房地，全給了你就算了，請你饒了他吧！」給他寫了死契才算完了事。從此以後，我爹病了半個多月沒起炕，病好給定縣一家地主扛長工，娘帶着我們弟兄四口討了四個月的飯。（痛哭）後來我娘和弟妹們又回到村裡，住在我大伯家裡，我和我哥在定縣布子泉村，有個老財僱我給日本人修水溝，說好吃他的每天五毛工錢，日本人打死打壞他不負責。在虎口裡幹活，提心吊胆，挨打受罵，做了三個月，算了算賬，老財說：「你們什麼也幹不了，吃的可不少，我僱你們是給鬼子應差，你還想要工錢嗎！」只給了三個菜窩窩叫回來。」

我十四歲那年，光景越過越不好過，我娘借了人家幾個錢賣煎餅過活，掙不到幾個錢，整天吃糠嚙菜，不到十天工夫，我娘吃的身上發了腫，我弟妹瘦的一層皮包一把骨頭，真不像個人樣，經常哭着要吃的。後來做煎餅的本錢也吃完了，我娘看眼前沒法過下去，哭着說：「孩子們！那來吃的？誰叫你不修下個富道人家呢？天呀！我盼望快點死了吧！別在這裡受罪啊！」我娘看我弟妹哭的聲音又軟又弱，趕快跑到南孝木我舅舅家（他是賣豆腐的）要了兩塊豆渣，拿回時我弟妹已斷了氣了。自從我弟妹死後，我娘老是哭，又加上沒吃沒穿的，不到兩個多月，她也餓死了。那時我姑姑來了，對我說：「孩子！別哭了，你好好的記着，你家弄得家破人亡，都是老財閻雪品害的，你長大了好好替他們報仇！」當時沒有錢埋葬我娘，我就把我叔伯哥三畝地賣了（他只一個人參加部隊了），自己釘了個斗子，我娘入殮時，沒有換的，還是穿着那身破衣服。我娘活着苦，死了還是個苦。（他越說越難過，哭的說不出話來，大家的眼眶裡的淚珠兒在裡邊打滾，誰都低着頭不敢看他，大家都同情的落了淚。）

後來我爹拉洋車，担擔做小生意。我哥租了人家三畝地種，他們的命那就更苦了，誰像我家那樣受罪。

呢！真是說也說不完……………。

一九四六年，我參加了部隊，真是到了天堂，村裡優待了我家五畝地，家裡我爹和我哥都過好了，要不是共產黨八路軍，窮人就受一輩子的制，永翻不了身，我永遠忘不了共產黨，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二、『地主老財的心多狠呀！』

通訊隊羅和訴苦

我家住阜平六區黑林溝，我六七歲時，我爺爺借了本村財主張胖子幾斗糧食，後來還不起，利滾利，欠了人家九十塊白洋，我九歲那年，財主逼債逼得兇，又加上年景不强，我爹，娘，妹子，和我四口人，便逃到五台辛莊。起初，我爹給老財打短工，後來租了喇嘛十畝山坡地，嘎咕年頭每畝只能打個二斗，租子就得交一斗三，我十二歲那年，天旱，地裡一點也沒收下，喇嘛來逼租，我爹沒辦法，把幾年捨不得吃，積下的五斗穀麥種子，給了他，他還不足，我爹娘給他跪下叩頭，說：「大師父！可憐可憐我一家子吧！……………」話還沒說完，喇嘛順手抓了一根棍子把我爹打的混身一片青，一片黑，我娘去攙我爹，又被一棍打倒了，還被踏了一腳，我不叫喇嘛打我娘，上前拉了一把，又被他一脚踢倒，腦袋上碰了個大窟窿。打了還不算，還把我一家子攆出來，把門子鎖上，弄個拔鍋拴門子才走。

住沒個住處，我爹只好跟老財打短工，我娘領着我和我妹妹，拿着棍子去討吃，有時走七八里地，一點也沒討下。有一次，走到榆林村，天已黑了，走到一家大財主門前，大門已關上了，我娘叫了幾聲，老爺！奶奶！叫了一會，忽然門縫裡說：「趕快滾，要不，我們就出去揍你這些狗東西！」當時把我娘嚇壞了，趕快走，一個跟斗摔個半死。

後來，怎麼也過不了，我娘把我妹子賣了二十塊白洋，開了點吃的。冬天來了，我和娘住在破龍王廟裡，鋪的蓋的都是些爛草，好像財主家的豬窩一樣。老財還裝着貓哭老鼠，對我爹說：「你看這孩子，怪可憐的，不如賣了給我吧！」幸虧我娘主意拿的穩，餓死也不能賣兒子，你看，地主老財的心多狠呀！

三、吳占山的血海深仇

苦從何處來？只爲世間有地主！

大仇何時報？澈底消滅蔣介石！

吳占山今年三十四歲，八族直屬偵察連一排三班的副班長。正靈縣周辛莊人。下面是他的血淚史：

七歲的時候，家有弟兄四個、姐妹四個、父母親共十口，有二畝半墳地，因生活所迫，父親長年打短工。母親不斷去給人做飯，二哥去給地主拉長工，到第二年的夏天一天的黃昏得了病，地主不但不給請先生看，也不叫休息，到晚上病重了，地主狠心的連炕都不叫上，馬上送到我家來了。因家貧病重，到第二天的早晨二哥即死了。

二哥死了，家中再也無法解決吃飯問題，全家叫苦連天，母親兩眼落淚將自己親生兒子占山賣給了九門村的地主，換了七塊錢，占山從今以後便給人家放羊，主家還有個女孩子，明裡是領着放羊，暗地裡是監視逃跑，地主和老婆子老頭子，還成天吓唬占山：「我們倆就是你的爹娘，再也不準叫你那個爹娘了，要不聽說就打死你。」因受不下去，過了七八個月便又跑回自己的家來。後來中人說着，地主又找回去了。

大哥和三哥都給人家做活，得的工錢家中幾口仍不能維持生活，大哥便將地主的餽豬糠晚上偷到家用。老吃糠，大腸發乾拉不出屎來，全家痛的受不了，母親便用鑰匙給弟兄們掏，又痛又難受，母親的淚也止不住向下流。後來兩個哥哥在地主家做活，也實在受不下氣去，逼的無辦法便在舊軍隊中都當了兵。

三個哥哥死了一個，兩個當了兵，剩下一些老的老小的小，生活比前更難了。這時占山的父親向當時的劉老棉家說了不知多少好話，借了二十五塊錢，時間不長吃完了，又借了五塊錢，第三次又借了點糧食，經過二年的工夫，利滾利，二十五元變成一百二十五元了。這時，劉老棉好像催命鬼一般，整天價要賬，威脅說：「還不了賬，就要拆我們的房子。」逼的父親跑了。母親沒法，便將小妹子賣了九十多塊錢，又向姐家借了三十六元，才還了劉老棉的賬，後來聽說父親跑到浙江的寧波縣做苦工，死在那裡。

占山跑回家後，日子不多，又給人家放羊，這時才十二歲，趕着六十多隻，因吃了人家一嘴莊稼，地主說：「羊吃莊稼就怨人。」又把占山打了一頓。到十三歲又到另一家做活，和地主家的一個年輕人在一起割穀子，因為跟不上，曾被地主打了幾次，後來實在受不了這氣，當地主要揍他時，占山便摸起鐵茶壺照着地主的腦門字，就是一傢伙，幸虧那傢伙賊靈躲過去了，要不也得讓他小命見閻王。占山看沒有打上，可也知道闖了禍了，便三十六計給他一個「走」，走頭無路，便索性也當兵去了。

自占山走後，只留下了母親一人。年已五六十歲了，摸兒不在手，叫女叫不應，那種苦痛整天的挨飢受餓，無辦法便出嫁了。

三十七年蔣軍怕日本不敢打仗，一溜烟往南直竄，占山看着跟着這軍隊也沒個出息，便乘便回家了。一到家聽說母親出嫁了，心裡真好像滾油煎，又似刀子扎，後來終於沒法，又將老母叫回，母子重逢，一場痛哭，從此又度起那艱難寒苦的歲月了。

把老娘找回來，占山便指着給人打短，有時便拾些莊稼柴禾，這樣來苦度時光。誰知地主們就又阻上

他了，說：「誰的莊稼少就找他。」晚上帶了幾個狗腿子，破門而入，將占山拾的那一點莊稼和棉花，全都搶去，還罰了六塊錢。

後來正靈一帶，土匪鬧的很兇，地主們想找看家護院的，又想上占山在隊伍上幹過，弄槍弄砲比別人賣眼，胆子也大，和他說了好幾回，占山雖然窮，可有志氣，就不當這狗腿子的差事。地主們看事不成，毒計便來了，便要想法搞死他，占山得訊後，知道在家也呆不住，只得忍痛撤下老娘，跑到正定，不幸，被日本又抓走了，送到黑龍江當了一個時期的苦工，才掙脫牢籠跑出來當了八路軍。

占山同志最後說：「蔣介石地主們統治的天下，我把罪受够了，在八路軍裡，我找到了家，訴了苦，爲了澈底翻身，我一定要加緊練武，直到把蔣介石敗類們消滅乾淨，才算拉倒。」

四、苦辣酸甜十七年

郭大旺同志訴苦

郭同志十七歲，深澤普柴村人，家八口人，一九四六年參軍，下面是他的訴苦：

我只記得從小就少吃沒穿，爺和爹長年給人家做活，母親照顧着我們弟兄三個，還得紡線。可是一年從早到晚的忙煞，光景却總不會過好。日本鬼子在我們村一連住了八年，更把我們苦死了。那時我八歲了，過去事還模糊記得，日本來了後，更沒有窮人活路，老財當着村裡管事的，淨叫窮人出差、拿款，他們却用村款橫吃大喝，窮人的鼻子連大氣都不敢哼一聲。

連年不收，打的糧食不够拿差，野菜、榆葉成了家常便飯，有時湊合點錢買上半斤四兩雜麵，就是一家子的好飯食，只餓的一家面黃飢瘦，不像人樣。有一天爺上樹樹葉，因混身沒勁，眼前發黑，掉下來死了！把僅有薄畝窪的地賣了三畝半，糊哩糊塗埋了我爺。

爹病在炕上沒錢買藥吃，我和弟弟全家都啼哭，娘用乾鍋烘着妹妹，看着爹和我們發愁。有時嫌他們哭煩了，狠狠地打兩巴掌，打完了，轉扭過臉去也哭了。

虧了一個富家叔叔，借給了三斤高粱，把高粱推成麵，每天單做些給父親吃，父親看着我們嚥不下去，娘急着說：「這時你要顧全你，一家子都指望着你哩！」父親流出了悽慘的淚，一家子都跟着哭了。

爹好容易養好了病，當了八路軍，娘跑到保公所要求照顧，僞保甲長翻着白眼冷冷的說：「不管！」母親攢了釘子，坐在屋裡大哭起來，引的我們也跟着哭個不住。

冬天，破坯房子晴天還好，我和哥哥可到東鄰西舍，去要些東西吃，弟弟和妹妹可圍在那長滿蟲子的破棉套子裡取暖，刮風下雪天，從稻草塞不嚴的牆縫裡，呼呼的往裡貫冷氣，凍的腳紫手青，流膿腫，親身痛癢難挨。要是連下幾天大雪，要飯都出不去門，只好躺在炕上白瞪着眼挨餓。

過去這一關，就又是一個大荒春，我和哥每天挑菜，撈榆錢、榆葉，母親紡幾兩線，稱上幾兩麵攪着吃。後來因紡的供不上吃，連本也吃了。一連幾天吃不着米麵，直吃的一聞到榆葉味就要吐。有時就偷個北瓜一家子煮着吃。

一天天的熬着，熬得混身無力，簡直攢不動半筐柴了，臉也有些胖腫了，娘心中又難過又急又沒有辦法。

一天，娘抱着妹妹出去了半晌，晚上攢了斗棒子回來，我問：「妹呢？」娘不答應，放下口袋却哭了起來，一直哭了一宿。

第二天榆葉攪棒子麵的飯，我和弟弟吃了個數，娘一連幾天不吃，只是流淚啼哭。

過了六七天，才知道娘用妹妹換了本村一個地主的二斗棒子，地主使喚了這麼個窮孩子，毫不憐惜，還不如待他家的狗，竟被墩打死了！那天娘哭的眼腫爛，死去活來，一條人命就白白死了。

一個月過去了，二斗棒子吃完了，有人撻撻娘賣我弟弟，娘不肯，但又怕餓死我們，就猶豫不決。我們聽說後，大哭起來，母親也哭了，這樣母親才下了決心說：「死就死在一塊吧！」

一個堂叔，給我們二斤高粱當盤川，叫我們去逃荒，我們便和我姨、兩個表兄，逃到蘄州（安國）去。到了那裡，找了個地點住下，表兄們去推車作買賣，我和母親去要飯。娘出門要飯還是第一次，羞怯怯的。我有一次到一財主家要飯，人家攔我，我餓壞了，硬着臉皮不走。有一個比我大些的孩子，叫出一條大狗來咬我，吓的我大哭，他們都哈哈的取笑。

一連住了幾年，我十四歲了，有時就給人家當個半工混飯吃。那村有個郭小瑩的地主，每天給我兩塊錢僱我當伙，一連給他幹了十幾天。算賬時他欺侮我是外鄉人，給我按一塊錢算的。當時咱又小，娘也不敢說什麼，算忍了這口氣。

一天郭小瑩又叫我去給他出伙，我不願去，母親說：「去吧，吃頓飯也比在家裡閑着強哪！」一個聯誼員領着我們到了崗樓裡，我心裡很納悶，不知道是幹什麼？一會一個警官走出來，挑出去五六十個大些的，剩下俺們一般大小的孩子，這警官向我們打雷似的說：「媽×的，非把你們槍斃了不行……誰叫你們跑到這兒混飯吃來了……」

我心跳的很厲害，不知為什麼？莫非嫌來的晚了？他吹了一頓，便把我們關在一間又黑又臭又冷又濕的屋子裡。問了問別人，才知道郭小瑩用當伙的方式，騙了我頂替他家人當兵，母親知道，不知在家裡怎樣着急哩！我見不着我娘了。越想越難受，嗚嗚的哭了半宿。

在小屋裏每天給一人兩個小餅子，我穿的很單薄，凍的我生打顫，幾個人擠着還暖和些，在屋裏尿尿，真是臭氣難聞。

關了十幾天才放出來，他們知道俺們是死活沒人管的孩子，想不了洋落了。出來時又黃又瘦，不像人

樣，半爬半走的到了家，見了母親大哥，大哭了一場，母親說：「可憐你在獄裏，我在家裏黑夜睡不着，白天坐不住，東跑西跑，托人打救你，我還到了保公所給人家下了一跪，人家說：「沒空管！」」……說着說着他就又哭起來了。

我去找郭小榮算賬，他一個錢也不給我，反罵我詆他！把我趕了出來。人窮有理沒處說。娘說：「少惹事，不是，這村怕也住不成了！」

表兄從家來，帶來一個喜信，說日本投降了，我父親復員回來了！說過幾天來接我們回去，很歡喜。父親真的推着一輛小車來接我們，一家團聚，說着離別後的變化情況，哭一陣，笑一陣，說不盡的苦辣酸甜。

回家裏，村裏已換了辦公的人，屋裏戳着幾口袋米，是父親復員帶來的，村幹部幫助安置家中事情，與過去保長氣橫橫的大不相同了。

前年，村裏開展了清算鬥爭，給了我家二畝多地。後來蔣介石破壞和平，向解放區進攻，父親就叫我參加了八路軍。最近父親來了一封信說：「村裏實行了土地改革，又給了十畝地，連以前的共十三畝多，並且和另外二家夥養了一個牛。」叫我好好的幹。

他稍停了停，擦擦臉上淚，又笑着說：「現在我想透了，過去爲什麼老受窮受欺？現在爲甚麼能苦盡甜來？蔣介石是給地主老財做主壓迫剝削窮人的，共產黨是領導窮人翻身，打倒惡霸，主張平等的。我要好好幹到底，打垮老蔣吃人頭子，報報大仇，還享享大福。」

五、吐不完的苦水 訴不盡的冤仇

陶山部隨校學員許振田訴苦

陶山部隨校學員許振田同志日前在全校幹部學員面前訴苦，他先說明自己是從小就賣給人家了，直到部隊至新保安後，無意中碰見了自己的親生父母，父母親向他苦訴了三天三夜，他才知道了這些苦事：

我家從父親往上數九輩，輩輩扛長活，都是給容縣大地主劉員外家做活，就像世世輩輩賣死給他家一樣，到我祖父手裏，給人家幹把身子累壞了，幹不了活，就把家裡僅有的財產三間破房也賣了吃了，沒辦法，父親才十四歲，就去給劉員外家喂豬、燒火、抱孩子來掙口飯吃，過了幾年，親戚們給湊了點糧食，給我父親娶了個媳婦（是姑表親，要不然人家也不給），新媳婦沒吃的，也只有給地主家去做活，兩口子做了一年，地主只給了八塊錢，怎麼能養活得了家裡的老人，祖父六十多年紀，也只有出去要飯，父親每年實在過不去，就得向地主借了幾塊錢，一共借了十四元，父親想不幹了，地主就要債，三年功夫十四塊就變成了四十八塊，父親還不起，只有再給人家幹下去。

以後母親生了我哥哥，地主說：「不養閑人，」就把我母親趕出門，母親抱着沒有滿月的孩子出去要飯，要回來還捨不得吃，先給我祖父吃，一直要了三年飯，孩子長大了點，地主又把母親叫回去當牛馬使喚，我哥哥就常受地主家孩子的打罵，他四五歲時，和地主家孩子一塊在堤上玩，就給人家推到河裡淹死了，我母親哭死哭活要和地主打官司，地主說：「打官司？我一百塊錢就賣下你的命了！」父母親知道自己惹不起人家，不敢打官司，地主給了兩石紅高粱，一條人命就算完了事了。父親想不幹了，地主就要服，這一下連本帶利變成二百八十多塊了，父母親只有含著眼淚再給人家幹下去。